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十七章。

【子夏為莒父宰。問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】

『子夏為莒父宰。』

「子夏為莒父宰」，這就是子夏在莒當父宰。

「我們在此學文義、學世故人情」，雪廬老人在這裡再給我們提起，我們在這個地方學《論語》，一個是學文義，經文的義理；一個是學世故人情，這裡面講的這些人，這些人物世故，這些人情，學這兩方面。「至於考據則在有空閒時可以考一考。」考據它是有空的時候，有時間可以去考據考據。「例如考莒」，就是考據莒這個字，「考據的文字就很多」，找這些資料、這些文據來說莒這方面的文字就很多。「莒指今日的臨沂縣」，臨沂縣在山東，「日照、莒縣連著」，這個縣在山東的日照，跟莒縣是相連著，所以莒是指今日的臨沂縣，山東臨沂，「怎會上到魯的西邊？」怎麼會跑到魯國的西邊去？「同地名很多」，就是同樣一個地名很多，比如現在我們是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同樣的地名。「考據出在何地，也能有大關係」，考據出在什麼地方，這個也是有很大的關係，「但可以不問」，這一方面。我們不是主要在學這個考據，主要在學文義、學世故人情，這一章書開頭，雪廬老人先給我們說明。

『問政。』

「子夏在莒父這一縣任宰官」，在莒父這個縣擔任宰官，「辦

國家政事」，辦理國家的政事。在這個縣當宰官，等於現在的縣長。「此時莒歸三家」，莒這個地方歸三家管，「政治亂」，就是這個時候政治很亂，政治不上軌道。這三家，「他所用的人才多是孔子的學生」，孔子門下的學生可以說人才濟濟，所以大都是用孔子的學生來做官。「子夏為莒父宰官」，做宰官，主宰管理這個地方的官。「請問孔子辦理這個縣的政治方法」，就去問孔子，為政，在這個地方當宰官，要把這個縣的政治要給它辦好，要怎麼辦？請問辦政治的方法。

『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』

「孔子說辦政治，別求要快。何時說什麼話，不一定。」這裡孔子回答子夏，就是說不要太快。雪廬老人在這裡給我們點出來，就是什麼時候、什麼對象、什麼事情說什麼話不一定的，不是都一樣的。「如孔子另外有說」，舉出比如孔子在另外一章書有說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敏於事就是事情要趕快去做，不能拖，不能慢，要趕快做，但講話要謹慎小心。「如此說不是矛盾嗎？」如果說你要說一定的，那就矛盾了；這裡說欲速則不達，前面說敏於事而慎於言，不是矛盾嗎？「所以該怎麼說不一定。」所以這就是一個佛的偈子，就是說看什麼人、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，因人、因時、因地有所不同。這章書主要是對子夏在莒這個地方辦政治說的。

「無見小利，利不是指求財，是指利益。」上面講無欲速，你不要急著很快要給它辦好，欲速則不達，你要快，那反而就變慢了，所以要慢慢的做，不要太急，不要太快，欲速就是要很快速的達到。無見小利，利不是指求財，是指利益。「得到什麼好處，如學佛說的自利利他，不是要你求發財。孔子說了這二個條件，下面再解釋為什麼」，為什麼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不要太快速，也不要只看見小利。

『欲速則不達』，你要快速的達到政治上軌道，反而達不到。

「欲速則不達，錯亂不只是一天造成的，得病如牆倒。」就是政治前面辦亂了、辦錯了，那不只是一天造成的，這也是很長時間了，不是一天、兩天了。得病，舉出我們生病，好像一片牆倒了，病來了。「快，也不是一天得的」，病，我們一般講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那也不是一天突然得到這個病，也是累積來的。「去病如抽絲」，病要去掉，好像絲，一根一根慢慢的抽，給它抽完。就是病也要慢慢治，要治療一個療程、一個時間，病才會去掉。「一服藥就治病好的很少」，就是一服藥吃下去病就好了，這個很少。「所以必須慢」，大部分藥有一個療程，「所謂：三分吃藥，七分調養」。這是引用我們身體生病的例子來比喻形容政治，辦政治就跟調身體一樣。「想一下子就把政治辦好，辦不到，而且」太急了，「會出亂子」。「積非成是已久，當時就改，百姓也不以為然」，馬上就改也不以為然，慢慢一點一點的改。「如王安石變法下台後，司馬光想改就有人勸要慢改」，不要太快，慢慢改。王安石改變這些國家的法令規章，有一些是錯誤的，司馬光上台就想要改，就有人勸他要慢慢改，不要太急。你現在要把錯誤的政策改過來，人民百姓，因為他習慣錯誤的，你一下子要改，他也會不以為然。所以要慢改，慢慢去調整，不要太快，太快可能會得到反彈。

『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』

「見小利，見小好處，那大好處就得不到，大事不成。仁者為政，百年也才可以勝殘去殺，這必須有政治經驗，也必須有歷史經驗。開國都須兵馬刀鎗，之後要穩定須若干時間。」「如漢高祖之能，幾乎亡於呂后」，漢高祖很有能力，但是他死了之後，他這個國家幾乎被他的皇后（呂后）亡掉；「唐太宗一死，幾乎亡於武則天」。「圖小利，大事不成」，只看到小利益，大的事情就不能成

就。

「參考發明《四書》說」，在參考發明《四書》裡面有說。「如元朝統一中國，時間太短不行」，元朝統一中國，它那個國祚九十年。「清朝雖有揚州屠城，殺人也不少，但是在康熙六十年、乾隆六十年之間，全用文治」，就是用文化來治國，不是用武力的，用文治。「雖然嘉慶起了天理會、八卦拳等亂事」，在嘉慶君那個朝代，國家有天理會，起了天理會、八卦拳這些作亂的事情，「但是清朝已打下三百年的基礎了」，它基礎也是很穩固，時間長了，不像元朝時間不長，九十年。「如蓋房屋，基礎打不好，幾年就塌了。」這個基礎，最重要還是講文化教育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這個教育，是用文字；這個基礎不好，政權沒幾年它就塌了。所以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，這還是辦政治最根本的一個基礎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